

張仁青著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 下

張仁青著

文史哲學集成

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文哲史學集成

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

下冊

著者：張仁

青社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一六九九五號

電話：三五一一〇二八

下冊定價新臺幣一圓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下冊 目次

張仁青博士著

第六章 魏晉南北朝之文學思想(一).....	四二三
第一節 建安時代(一).....	四二三
一 曹丕典論論文.....	四二四
二 劉楨之文氣說.....	四四三
第二節 建安時代(二).....	四四五
一 曹植之文學無用論.....	四四五
附 楊修	
二 阮瑀應場之文質論.....	四五六
三 桓範之文體論.....	四五九
第三節 太康時代(一).....	四六一
一 陸機文賦.....	四六一
二 陸雲與兄平原書.....	四八一
第四節 太康時代(二).....	四八五

一 左思三都賦序.....四八五

附 皇甫謐·劉逵·衛瓘

二 魏晉文章流別論.....四九一

第五節 東晉時代.....四九九

一 葛洪之文學進化論.....五〇〇

二 李充翰林論.....五一八

第七章 魏晉南北朝之文學思想(一).....五二六

第一節 元嘉時代.....五二六

一 謝靈運擬魏太子鄭中集詩.....五二七

二 顏延之之文學唯美論.....五三三

三 范曄獄中與諸甥姪書.....五四二

第二節 永明時代(一).....五四八

一 聲律論⁽¹⁾.....五四八

△聲律論與文藝創作△

二 聲律論⁽²⁾.....五六六

△聲律論與文藝創作△

第三節 永明時代(1).....五七一

一 聲律論(8).....

△聲律論之反響▽

二 聲律論(4).....五八二

△聲律論影響於文學者▽

第四節 永明時代(3).....五九〇

一 沈約之文章三易論.....五九〇

二 張融之文體論.....五九九

第八章 魏晉南北朝之文學思想(三).....六〇一

第一節 蕭梁時代(1).....六〇一

一 劉勰文心雕龍(1).....六〇三

△文原論・文體論▽

二 劉勰文心雕龍(2).....六一七

△創作論▽

第二節 蕭梁時代(2).....六三〇

一 劉勰文心雕龍(3).....六三〇

△創作論 ▽

二 劉勰文心雕龍⁽⁴⁾

△批評論 ▽

六四七

第三節 蕭梁時代⁽³⁾

六六六

一 任昉文章緣起

六六六

二 裴子野雕蟲論

六七一

第四節 蕭梁時代⁽⁴⁾

六七七

一 鍾嶸詩品⁽¹⁾

六七七

△文學理論 ▽

六九一

二 鍾嶸詩品⁽²⁾

△品第詩人 ▽

七一

第九章 魏晉南北朝之文學思想(四)

第一節 蕭梁時代⁽⁴⁾

七一

一 蕭統與文選⁽¹⁾

△蕭統之文學理論 ▽

七三〇

二 蕭統與文選⁽²⁾

△文選得失評議▽

三 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七五四

第二節 蕭梁時代(六).....七五五

一 蕭綱之文學至上論.....七五六

二 徐陵與玉臺新詠.....七五六

第三節 蕭梁時代(七).....七七六

一 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七七七

二 蕭繹之文筆論.....七八五

第四節 北朝時代.....七八五

一 祖瑩之反模擬論.....七八五

二 邢邵之文學新變論.....七八四

三 魏收之崇理論.....七八三

四 蘇綽之復古思想.....七八二

五 柳虯之文質論.....七八一

六 顏之推顏氏家訓文章篇.....七九九

附 劍畫

表 目 錄

六

三一 曹不陸機劉勰蕭統評論文體比較表	四三三
三二 曹不陸機摯虞李充文體區分比較表	五二〇
三三 劉勰文學思想體系表	六〇八
三四 文心雕龍文體分類表	六一三
三五 劉勰文藝創作規範表	六一八
三六 文心雕龍麗辭篇對偶種類表	六二一
三七 文章緣起文體分類表	六六八
三八 鍾嶸品第詩人一覽表	六九三
三九 詩品五言詩作家源流表	七〇七
四〇 文選與文心雕龍文體分類異同表	七二七
四一 文選作者及其作品一覽表	七三三
四二 近代文體分類師承表	七四九
四三 玉臺新詠閨閣詩人及其作品一覽表	七七五
四四 顏之推講和古今文章略表	八一

第六章 魏晉南北朝之文學思想（一）

第一節 建安時代（一）

建安時代，乃文學自覺之時代，亦文學思想轉變之樞鍵也。前乎此者爲周秦兩漢，文學依附學術，爲扶翼道德、維繫彝倫之工具，固無獨立生命可言。洎乎建安，時移世異，文運大昌，在自由空氣之彌漫下，文士乃驟然覺醒，以爲文學自有其崇高的價值與無窮的生命，亟宜革除儒家實用之觀念，突破倫理道德之藩籬，而勇向藝術至上的唯美主義之路邁進。加以名士標榜之習，漸染九州，人倫月旦之風，扇揚天下，載筆之倫，乃與之步調一致，臧否黑白，陟黜篇章，遂使文壇上洋溢蓬勃之朝氣，呈現往古得未曾有之壯觀。文學思想自此而日趨複雜，文學批評亦自此而益臻美備，著其先鞭者，其魏文帝曹丕乎。四庫提要集部詩文評類敍云：

文章莫盛於兩漢，渾渾灑灑，文成法立，無格律之可拘。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

蓋曹氏之前，有論文之實，而無專篇之作，專篇論文，實始曹氏。其論文雖寥寥不及千言，而文學之不朽論、鑑賞論、批評論，以至文體論、文氣論、文德論等，無不畢具，多能言前人之所未言，發前人之所未

發。對後世之文學思想、文學創作、文體區分，有極深遠之影響，故曹氏此作，實綴千數百年文學轉移之紐者也。茲將建安一代及稍後文學思想之有關文運升降者，述於左方。

一 舊不典論論文

曹丕之文學思想，分見於所著典論、論文、與吳質書、與王朗書諸文中，而以典論、論文爲最要，此篇爲中國文學批評之嚆矢，是以後，始見專門論文之篇章，故曹氏實魏晉文學自覺時代之先驅者。

曹氏雅好文學，以著述爲務，三國志魏書謂其所著成垂百篇，附書續集云不復存於世。典論原書凡二十篇，據卞蘭贊述太子表見藝文類聚卷十六，知是書成於爲太子時，乃曹氏所精心結撰，故嘗以素書典論及詩賦餉孫權，又以一紙寫一通與張昭，其自喜可知。惜其書久已散佚，今全篇存者，僅文選所載之論文，及三國志裴松之注所引之自敍而已。其他篇名見於羣書所引者，有論太宗、論孝武、論周成漢昭等十一篇，清嚴可均全漢文輯爲一卷。

典論論文雖僅六百餘言，而涵蓋至廣，首先指出古今文人相繼之通病，次論才性各有所偏，末贊文章之不朽，而以成一家言之可貴終焉。今特摻入他文，分加論述。

(一)文學不朽論

曹丕之中心思想，在於確認文學有獨立之生命，與永恆之價值。典論論文云：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視文章爲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此意漢末王充數數言之，其論大抵見於論衡之超奇、佚文、書解、案書、須頌、對作、自紀諸篇。佚文篇云：

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

書解篇云：

案古俊父，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按指說當時雖尊，不遭文儒按指著之書，其跡不傳。然當時文學猶附麗於學術之中，故王充所論，初不專在文學。曹氏觀念中之文章，雖仍不脫漢人窠臼如文王公制禮皆以爲文章之事，然已賦予獨立之價值，不朽之生命，且能一洗儒家氣味，隱然有取代儒家地位之意圖，以視王充，進步已多，蓋新觀念之建立，要難一蹴而幾也。三國志魏文帝紀裴注引魏書云：

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

按春秋叔孫豹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曹氏生丁亂世，兵疫踵起，生命無常，德功難立，故退而著書立說，庶垂休名於後世，與前論相發明。近儒王國維氏頗能推闡曹氏之意，持論甚精，其言曰：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何則，政治家與國民以物質上之利益，而文學家則與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與物質，二者孰重，物質上之利益，一時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經營者，後人得一旦而壞之。至古今之大箸述，苟其箸述一日存，則其遺澤，且及於千百世而未沫。故希臘之有荷馬也，意大利之有但丁也，英吉利之有莎士比亞也，德意志之有哥德也，皆其國人之所戶而祝之，社而稷之者。而政治家無與焉，彼等誠與國民以精神上之慰藉，而國民之所恃以爲生命者。若政治家之遺澤，決不能如此廣且遠也。靜庵文集 教育偶感

又曰：

世人喜言功用，我姑以其功用言之。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豈不以其有純粹之知識，與微妙之感情哉。至於生活之欲，人與禽獸何以異。後者政治家及實業家之所供給，前者之慰藉滿足，非求諸哲學及美術不可。就其所貢獻於人之事業言之，其性質之貴賤，固以殊矣。至就其功效之所及言之，則人類學家與美術家之事業，雖千載以下，四海以外，苟其所發明之真理，與其所表之記號之尚存，則人類之知識感情，由此而得其滿足慰藉者，曾無以異於昔。而政治家及實業家之事業，其及於五世十世者希矣。此又久暫之別也。靜庵文集論哲學家及美術家之天職

推王氏之意，以爲文學上可華國，下可榮身，極具崇高之價值。又以爲文學家、哲學家、美術家皆優於政治家，若律以叔孫豹之三不朽，則立言遠在立功之上。其重視文學，可以概見，溯厥淵源，則猶曹氏之遺意也。

(二) 文學批評論

昔人每以功利或教化之眼光觀察一切文學作品，如詩經與楚辭，乃先秦南北文學之名著，而卜商則謂：『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毛詩關雎序王逸亦稱：『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讖。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凡不合於『文以載道』之旨者，非遭曲解，即遭擯棄，其阻礙純文學之發展，何可勝言。至於曹氏，乃一掃前習，還我眞面，品駿文學，率以氣勢與個性爲標準。其評鄭下諸子之作品云：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場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儕也。論文

孔璋文章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逾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與吳質書

一再強調氣勢在文學上之重要性，又反覆說明作家個性與文學風格之關係，在文學批評史上誠屬首見。嗣是

以往，文學遂逐漸消除倫理色彩，遠離教化立場，而蓬勃發展，芳香四溢矣。

曹氏固以新觀念品評同時作家，而品評前代作家，則猶是儒家本色。如較論屈原司馬相如作品之優劣云：

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優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味矣，長卿子雲意未能及已。北堂書鈔一百引典論論文

又評賈生過秦論云：

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義，治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

太平御覽五百九十五引典論論文

儒家教化與致用之文學觀，依稀騰躍紙上，此非曹氏自相矛盾，良以飲讀經書者，要難脫然自外於儒家，而不受絲毫影響，矧儒家學術思想又素為統治階級所喜愛乎。

(三)文學鑑賞論

文學鑑賞帶有批評之成分，衡文必須公正，態度貴能客觀。好異甘酸，是丹非素，固非所宜。文人相輕，貴遠賤近，尤為文學鑑賞之蔽障。曹氏以為非掃除此種蔽障，不足以言鑑賞。茲分論之：

(1)文人相輕 文人相輕之習，無時無之，無地無之，蓋詞壇之通病也。曹氏嚴加指斥曰：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既又揭舉文人所以相輕之故曰：

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學，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上同

夫文體繁夥，兼善爲難，而偏狹文人，每以己之所長，譏人之短，是不識文章之大體也。劉勰嘗申述其意而慨乎言之曰：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旣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文心雕龍 知音篇

似此作消極之慨歎者實繁，而爲積極之建議者蓋寡。獨曹氏云：

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

典論 論文

謂可以正『文人相輕』，『敝帚千金』之習也。蓋文學鑑賞之頗平，惟有深於此道者始優爲之。易言之，惟有高明作家始有此識見，有此資格，而不流爲個人之好惡。劉氏亦云：

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澗，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文心知音篇

謂所以祛『賤同』之方也。要之，文學鑑賞必出以至公至正之態度，恢廓宏大之器量，乃可以糾正創作上偏頗之失。若暗於自見，明於燭人，但知『賤同』，一味『相輕』，則必流於謾罵而非鑑賞，其貽害文壇，寧有紀極耶。

(2) 貴古賤今 崇古抑今、貴遠賤近之惡習，貽害文壇，尤甚於文士之相輕。蓋文人相輕之習，只限於少數成名作家，而貴古賤今之習，則凡載筆之倫均受沾染。以爲前人之作，句句珠玉，今人之作，字字糞土，無視於事理之有殊異，質文之有代變，舉今人鏁肝銚腎、嘔心瀝血之創作，不問良莠，不別雅鄭，一筆而抹殺之，長此以往，後人將永難超軼前人，而文化亦將停滯而不能進步，固不止文學一端已也。故曹氏云：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論文典論

此項見解，漢陸賈、桓譚、王充已屢言之。詳見新語初非曹氏之創獲。如桓譚云：

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新論

王充云：

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榮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論衡超奇篇

又云：

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